

倾诉人:林衡 年龄:26岁 性别:男 职业:设计师 倾诉方式:微信 记录整理:姝文

一直想找个漂亮女友,我错了吗?

26岁,有房有车有工作,在外人眼里该是“婚恋市场”香饽饽的我,却因一个“俗气”的择偶标准遭到家人批判——我想找个漂亮的、长在自己审美上的女朋友。他们说我“不成熟”“以貌取人”,可学了十几年美术的我,对“美”的执着早已刻在骨子里。难道追求让自己心动的颜值,真的错了吗?这份和长辈背道而驰的择偶观,正像块石头压在我心里……

甜蜜的校园恋,毕业即分手

每当梧桐叶飘落时,我总想起爱彤站在校园公告栏前的样子——她穿着一件米白色风衣,手里捏着团支离破碎的海报,风掀起她的长发,露出小巧的下颌线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,“漂亮”这两个字,原来可以具体到眉梢眼角的弧度。

那时,我们在南京同一所高校同一个班上,我是班长,她是团支书。每周三下午的例会,我们总凑在一起。她有双很亮的眼睛,讨论班级活动时微微眯起,像在画布上找明暗交界线;笑起来左边嘴角有个浅浅的梨涡,分发通知时递过来的手,指甲修剪得干净圆润。美术生对“美”的敏感像雷达,我总在画速写时,不知不觉把她的侧影、她握笔的姿势,甚至她皱眉思考的样子,都偷偷藏进草稿本。

我们的恋爱像幅渐变色的画,从“合作愉快”的客气,慢慢晕染成“一起去图书馆”的默契。她知道我总忘记吃早饭,会在早自习前塞给我一个热包子;我记得她喜欢梵高的《星空》,省下生活费,在她生日时送了幅复刻版画。她宿舍楼下的路灯很暗,我们并肩走时,影子会在地面上缠

成一团,她总说:“你看,咱俩的影子都比别人亲密。”

毕业季来得猝不及防,像场急雨打湿了未完成的画。我妈在电话里说:“毕业以后在徐州找个工作吧,离家近,安稳。”爱彤却在操场边抱着膝盖说:“我想去深圳,我爸妈总吵架,我想离他们远点。”那晚的风很大,吹得她头发乱舞,我伸手想帮她理,她却躲开了:“我们规划不一样,对不对?”

我没说话。我知道她不是不爱,只是“远方”对她来说,是比“爱情”更迫切的救赎;而我对“安稳”的执念,也藏着对爸妈日渐衰老的牵挂。我们在宿舍楼下分了手,她没哭,只是说:“你的画里,以后别再画我了。”我点点头,转身时,看见她的衣角被风吹得猎猎作响,像一面要远航的帆。

来徐州的前一晚,我翻出那本画满她的速写本,在最后一页写了行字:“美是会流动的,就像校园里的风,吹过就散了。”那时以为,我对“漂亮”的偏爱,会随着这场分手淡去,却没想到,这份执着早已像颜料渗进画布,成了改不掉的底色。

26岁遭催婚,总是“不合适”

去年,看到我在设计公司的工作渐渐稳定,爸妈凑钱给我在单位附近买了套两居室。房产证上写我名字那天,爸爸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这下啥都齐了,就差个媳妇了。”我当时笑着打哈哈,没把这话放在心上——20多岁,在我看来还是“可以慢慢挑选”的年纪,没必要急着把自己框进婚姻的框架里。

我妈的催婚却从“偶尔提提”变成了“天天念叨”。起初是“你张叔家的儿子,最近刚添了宝宝”,后来是“你表妹在上海,都订好婚期了”,最后干脆打起“感情牌”:“你一个人在徐州,我们不放心……”

我知道她关心我,却架不住这密集的“问候”。有一次,我加班到凌晨,刚躺到床上,她的视频电话就打来了。屏幕里,她举着手机,给我看亲戚发的结婚请柬:“你看,人家比你小都结婚了,你到底急不急?”我盯着天花板,忽然觉得很累,敷衍着说:“知道了,我会找的。”

这话像打开了闸门,七大姑八大姨的“资源”全涌了过来。二姨介绍了个小学老师,说“老师好啊,以后管孩子学习不用愁”;三姨推荐了个会计,强调“会过日子,能帮你管钱”;连在老家开超市的刘叔都凑过

来:“我侄女在徐州一家医院的药房工作,人老实,就是……长相普通点,但心眼好。”

我硬着头皮见了几个。小学老师很文静,说话轻声细语,可我总忍不住注意她鼻梁上的黑框眼镜,想着“要是换副细框的会不会好看点”;会计姑娘很干练,聊起理财头头是道,可我看着她染成栗色的短发,心里却冒出“爱彤以前总留黑长直”的念头。不是她们不好,只是她们的“样子”,没能像画笔蘸颜料那样,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痕迹。

我妈见我总没下文,开始支招:“要不你上那个交友软件看看?”我下载了,划了几天就卸载了——屏幕上的照片修得面目全非,连滤镜都透着敷衍,比我画设计图时的草稿还潦草。

“妈,我不是不想找。”有次我忍不住说,“就是没遇到合适的。”“啥叫合适?”她在电话那头提高了声音,“对你好、能过日子不就合适?你还想找个仙女啊?”

我握着手机,望着窗外徐州的夜景,忽然想起爱彤曾说“你对美太较真了”。那时只当是情话,现在才懂,这份较真,原来会在多年后,成了被催婚时的“原罪”。

不同的择偶观,让我很迷茫

“又黄了?”妈妈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,“衡衡,你跟妈说实话,你到底想找啥样的?”我捏着手机,指尖有点凉。因为我拒绝了三舅妈介绍的护士,理由还是那句“不太合眼缘”。三舅妈也在电话里说:“衡衡啊,不是我说你,找媳妇又不是选美,漂亮能当饭吃?温柔贤惠、家里本分才最重要。”

这话像根针,扎在我被催婚磨得敏感的神经上。“合眼缘”三个字,在家人眼里渐渐成了“挑剔”“肤浅”的代名词。爸爸上次视频时皱着眉说:“我跟你妈年轻时,哪管什么漂不漂亮?能一起干活、一起养家就行。你这思想,太不成熟。”二姨更是直接在电话里对我说:“我看你就是受南京那个前女友的影响,总想找漂亮的,小心以后被骗!”

他们说的“道理”,我都懂。漂亮不能当饭吃,温柔贤惠确实是婚姻的基石,可我对“视觉愉悦”的需求像本能——就像有人喜欢吃辣,有人偏爱甜,我只是想找个让自己看了心动的人,这有错吗?

我想起大学时,教授说“美是一种生产力”。他说一幅画的构图、色彩能影响人的情绪,一个让人赏心悦目的人,同样能给生活带来能量。爱彤的漂亮,从来不是花瓶式的空洞,她会在我画不出图时,拉我去紫金山看日出,说“你看这朝霞的渐变色,比颜料盘里的丰富多了”;她会把宿舍收拾得像插画里的场景。和她在一起的日子,连空气都像加了柔光滤镜,这种“美”带来的愉悦,是任何“实用主义”都替代不了的。

可这些话,跟长辈说不通。他们的婚姻观是“搭伙过日子”,讲究的是“门当户对”“踏实可靠”。他们无法理解,我对“漂亮”的执着里,藏着对“生活质感”的追求——我每天醒来,看到的人是赏心悦目的;想一起逛超市时,她的笑容能让平凡的烟火气都变得生动;想老了以后,翻看年轻时的照片,依然会觉得“幸好,我找了个让自己心动的人”。

上周末家庭聚餐,七大姑八大姨围着我“教育”。三舅妈说“我介绍的护士虽然长相普通,但她爸妈都是退休教师,家境好”;二姨举例“你表哥找的媳妇,就是个普通护士,现在孩子都俩了,多幸福”;最后,奶奶拍着我的手说“听老人的,别犟,以后你就知道,好看不能当饭吃”。

我没反驳,只是默默扒着饭。心里像压着块石头,一边是亲情的期待,一边是自我的坚持。我怕再这样下去,真的会和家里闹僵——万一哪天我真遇到个长在审美上的姑娘,他们因为“太漂亮不踏实”而反对,我该怎么办?是为了亲情妥协,还是为了自己的心动对抗?

晚上回到自己的房子,我站在阳台,看着楼下车水马龙。手机里,妈妈又发来消息:“张阿姨说她侄女下周有空,你去见见吧。”我望着远处亮着灯的窗户,忽然很迷茫:追求自己认定的“美”,难道真的是种错误吗?这份和长辈的分歧,会不会像一道鸿沟,把我和最亲的人越隔越远?

或许,我该找个机会,好好跟他们聊聊——不是辩解“我没错”,而是告诉他们,我要的不只是漂亮的脸蛋,更是那份“赏心悦目”背后,能让日子发光的心动。毕竟,婚姻是一辈子的事,连第一眼都不喜欢,又怎么熬得过柴米油盐的平淡呢?(文中人物均系化名)



AI制图